

天”（枚）。生在土默特右旗的刘银威从民间唱到北京，又唱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。还有刘全、任万宝、高金栓等，师徒相传，形成一支二人台艺人队伍。

新中国建立前，二人台只是在城乡流动演出，没有上过像样的舞台，也没有售过票。演出结束后，观众随意给点钱、粮、实物。演员们过着一种半农耕半卖艺、带有乞讨性的生活，社会地位极为低下。然而，就是这批热心的民间艺人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把二人台艺术传承下来。新中国建立后的1951年，原绥远省政府副主席杨植霖作了一个《二人台翻身》报告，次年省文化局在呼和浩特举办第一次二人台文艺汇演，自此这门艺术才堂堂正正有了名称，并走上艺术殿堂。

2004年，“晋蒙陕冀四省（区）二人台艺术电视大奖赛”成功举办。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，将“二人台”艺术推向新的发展阶段。2012年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与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“二人台高层研讨会”，提出进一步深化二人台艺术研究，打造二人台艺术精品，发展二人台文化产业，推动二人台艺术唱响内蒙古，走向全中国。

三、二人台的艺术风采

研究二人台艺术大体有三类人：第

一类是唱戏的；第二类是看戏的；第三类是研究其艺术理论的。看戏，不认真去看，看个红火热闹，认真看的，也能看出些门头脚道。现在60岁开外的土右旗人，小的时候都曾追着看戏，这个村看完那个村看，一直把剧团送走了才罢休。而且那个年代，儿童看戏都想占个前台口，因为站在后面个子矮看不见，早早坐在戏台前的木棍或土坯上等候，因此看到了二人台演出的全过程。二人台演出前有三通鼓（敲打鼓乐，间隔一段时间再敲打，共三次），起惊动观众作用。三通鼓以后开始耍（奏）牌子曲，是二人台的前奏。牌子曲以后出来一个说“呱嘴”的，说的是顺口溜段子，有时看见甚说甚，起聚众作用，然后才正式开戏。

我自幼也是看戏人群中的一员，老来再看，方悟出二人台艺术的真谛。二人台艺术表现形式有四种，一是唱，二是舞，三是奏，四是说。

（一）唱，是二人台艺术界所说的“硬码戏”。唱腔中包括了当地蒙古族的蒙古调，晋陕冀地区的高跷、秧歌、社火调。中间的过门儿常出现“正板儿一板儿正板儿正，红花儿一会儿红”。很多人听后不解其意，我研究《敕勒川方言俗语》认为，有两种解释：一是属于虚词，相当于文言文里的“之、乎、者、也、亦、焉、哉”，相当于蒙古民歌的“啊哈